

◎自然之谜科幻系列 ◎

神秘后裔

郑军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神童后裔

郑军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神圣后裔 / 郑军著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5. 9
(自然之谜科幻系列)
ISBN 7-5353-3200-5

I . 神... II . 郑... III . 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1490 号

书 名	神圣后裔			
◎	郑军 著	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	
网 址	http://www.hbcp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@vip.sina.com	
承印厂	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	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插 页	8 页
印 数	1-6 000	印 张	4.625	字 数 100 千字
印 次	2005 年 9 月第 1 版,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	
规 格	889 毫米×1194 毫米			开本 32 开
书 号	ISBN 7-5353-3200-5/I · 727			定价 1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内容提要

被国际媒体喻为当今世界七大探险家之一的廖铮，应邀参加至今未解的超远古文明的“姆大陆”之谜的探秘活动。她来到太平洋岛国巴尔维亚独立国，发现这里有一批自称为是“姆大陆”神圣后裔的偏执狂，以及此项活动的真正幕后策划人。廖铮为了亲自考察所谓“姆大陆”的霍瓦特遗址，她历经艰辛和阻拦，来到了遗址现场，然而她发现了更大的秘密……

歹徒为了防止阴谋败露，对廖铮追杀，最终她逃出了魔掌，将真相公布于众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梦回远古	1
第二章 森林之国	20
第三章 神圣后裔	33
第四章 踏上行程	51
第五章 重重险阻	66
第六章 神秘遗址	89
第七章 丛林脱险	109
第八章 石像之谜	130
背景资料	13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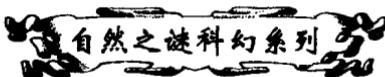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梦回远古

在北风呼啸的季节里，电教厅那些玻璃窗常给人带来错觉。它们宽敞明亮，合起来几乎构成整整一面临街的墙。人坐在教室里，假如只是透过它们向上望，会感觉阳光明媚，暖意盎然，似乎春天已经早早降临。而要是站到窗前往下看，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秃树冠便立刻会闯入视野。

差不多就在一年前，廖铮正站在前面的讲台上，给几百名师生介绍自己溶洞探险的经历。今天，她换到了讲台下面，坐在靠窗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，让阳光烘着自己，享受着北方冬季里少有的懒洋洋的暖意。现在她是听众，不起眼地埋在人群里。

一年前，这座电教馆刚刚启用。北京大学校方邀请了一批名流，举办“科学文化系列讲座”，以示庆祝。当时，身为自由撰稿人的廖铮就是第一批演讲者中的一员。后来，因为吸引力不错，这个系列讲座便保留下来。每周两讲，涉及五花八门的题目，到现在已经快满一年了。此刻，座位上除了本校师生，还有来自北京各大学的师生，以及慕名而来的新闻记者。来得较晚的听众没有座位，只好挤到后排墙跟站着。一些不在乎仪容的听众干脆就坐在窗台上。

白色的活动写字板上书写着本次讲座的题目——“消失的技术”。就像当初廖铮那个讲座“地球上的异星”那样，名字虽不深奥，



神
圣
后
裔

但也无法一目了然。所以，它留给了听众足够的悬念和期待。时间到了，主讲人走上讲台。他是一个北方大汉。圆而扁的面孔，加上虽少却浓密的胡须，让廖铮联想起黑白历史照片上的李大钊。这位大汉叫谭松，30多岁，一个历史学家。不过，他讲的历史不是帝王将相史，攻伐战守史，合纵连横史，而是科学之光慢慢升起，普照世间的历史，是以牛顿、布鲁诺、达尔文、爱迪生、爱因斯坦为主角的历史。直到今天，这个历史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。所以，谭松和他的同事们准备坚持不懈地讲下去，讲下去……

他是一位科学技术史专家！

谭松已经主持过许多次科技史讲座了。只不过，论及讲座内容涉及的历史时代，今天这一讲比以前那些更早，早上许多。

等到大家坐定，谭松望着窗外，放开清亮的声音说道：

“现在，外面气温为摄氏零下12度。由于是大风天，大家呆在户外时，皮肤感觉只会更冷。在北京这个地方，这并不是一年中最低的气温。并且，由于城市热岛效应逐年增加，这样的温度，已经不是大自然的真实温度了。”

谭松把视线移回室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视线在窗边停了片刻。那里坐着一个30出头的女子。这个人他似乎很熟悉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。

这个停顿很短，听众都没有发觉。谭松接着讲下去。

“但是，三万年前，山顶洞人就生活在这个地区里。他们没有集中供暖，没有红外保暖内衣，没有‘早一粒、晚一粒’的感冒药，没有用砖石和钢筋水泥建造的住宅。如果你去参观了山顶洞人遗址展



览馆，你会不会惊讶于他们的生存能力？”

那个女子双臂抱拢，一手托腮，很认真地听着。她是谁？以前见过吗？

谭松定了定神，从讲台下面拿出一块硬木块。那木块展示给大家的，不是由电锯锯成的规则断面。它粗糙得几乎不成形。树皮被硬生生撕开多处，像是全身长满狰狞的口。

“我们都是文明人，拥有科学技术，可以驾驶汽车和使用电脑。那么，在座的哪一位朋友，能够完成上万年前我们许多前辈都掌握的一项技能——钻木取火？”

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惊讶、疑惑、期待、兴奋……是呀，稍微受过教育的现代人，都明白钻木取火的原理——生物能转化成动能，动能再转化成热能。但谁又真的会钻木取火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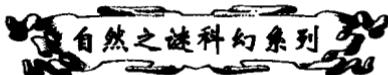
“我试试。”一个好奇又不怕出丑的小伙子站起来，看到谭松点了点头，便大步走上讲台。不过，他看了那木块几眼，气就泄了大半。“唔……这……用什么钻呢？”

“这里有工具。”谭松回答道，“那时候，人类只有石器、木器、骨器。钻木取火就用这几样工具。”

一边说，谭松一边从讲台抽屉里拿出一只小木棒、一块石片和一把木炭灰。这些东西摆在制作工艺细腻，造型时尚的讲台上，给人时光交错的不真实感。小伙子把它们挨个拿起来，看看，摆弄摆弄。暗自思忖：木炭灰肯定是引火物。可这木棒，这石片作什么用呢？

最终，他也不知怎么下手，只好尴尬地笑笑，退了下去。

谭松又问了几遍，再没有人敢去尝试。这是他预料到的现场结



神
圣
后
裔

果,只是他没想到,听众里其实有那么一个人,居然真的会钻木取火,但她决定不干扰谭松的演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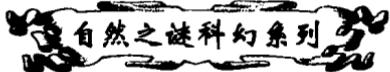
只见谭松拿起石片,正确名称应该为“石刀”,用它在大木块边缘刻开一个V字形缺口,将一些炭末放在里面。接着,又在V字形开口处不远凿了一个小洞,将那根树茎的细端支在小洞里。

观众屏住呼吸,仿佛在看一个魔术师的表演。

然后,谭松脱掉西装,弯下腰,运了一口气,猛地用两个手掌夹住树茎,不停地搓动起来。肩头快节奏地一耸一耸。前面听众瞪大眼睛,后面听众更是纷纷站起来向前拥着。在大家的心目中,这是远胜于大卫·科波菲尔魔术的真正奇迹哟!

谭松只钻了一会,身上便出了汗。这可是真正的体力活,必须不间断地用力,使树茎逐渐向下钻深。好在为了搞好这次讲座,谭松事先练习过几次。时间在一片期待和怀疑的目光中流逝,谭松坚持了足有十分钟,感觉树茎的热量足够了,就一边钻,一边轻轻吹气。“着了,着了!有火星了!”前面的一个小伙子大声喊着。燃烧现象确实发生了,但并没有火焰烧起来,只是炭灰发出了暗暗的红光。在散射的阳光下,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。那个小伙子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上去,谭松接过来,覆盖在炭灰上。炭灰没有足够的火焰引燃那张纸,但留下了一片焦糊的黑迹。小伙子把它高高举起,让全厅的人都能够看到。

在热烈的掌声中,谭松直起腰,大口地喘着气。好半天才让呼吸均匀下来。“不行了……不行了……比起咱们的前辈……真差得远。要是在几万年前,指望我来引火,部落的人就都饿死了。”



大家开心地笑了。谭松揩干额头的汗，好半天才调匀呼吸，接着下面的讲演：“事实上，不要说钻木取火，就是怎么生蜂窝煤炉子，恐怕北京市里 20 岁以下的朋友都不会了吧？我小时候上学，冬天要在教室里生煤球炉子。现在你再要我干这个活，恐怕得恢复恢复记忆才行。而你们这代年轻人，从小就生活在双气环境下——煤气加暖气，我想，更不会有掌掌握这门技术吧。”

感觉身上有些湿冷，谭松穿好西装，整个形象重新回到 21 世纪。忽然，他想起了那个女子是谁。呵呵，原来是她！一位没见过面的老朋友。不过，她和这次讲座无关。谭松暂时不去想她，继续讲道：

“我并不是要说，我们的生存能力不及古人。但他们如果活到今天，仍然会羡慕科学技术的进步。我只是想说明，社会的进步，是以许多古老技术被遗忘为代价的。华佗的麻沸散，现在只剩下个名称，没有人知道配方。与他同时代的印加人能够用古柯叶麻醉人体，然后做开颅手术，现在最棒的医生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粗笨的铜器去开颅。在古代，一个优秀的弓箭手十秒钟内可以连发六箭，硬弩可以射到百米之遥。这些技术令原始的火枪在几百年内无法与之竞争。然而今天，我们只能从体育比赛和文艺作品里看到神箭手了。今天的农村妇女仍然会下地种田，但她们基本上都不会用纺车纺线织布。十几年前，我参加过讲师团，到过边远农村，还看到当地一些农村妇女使用手磨，用它准备一家人的粮食。如今 30 岁以下的农村妇女，恐怕不会有多少人还会使用手磨。”

一系列抚今追昔后，谭松总结道：“当然，我们不需要再去继承那些技术。但文明的进步伴随着古老技术的消亡，却是科技史上恒



神
圣
后
裔

久的真理。金字塔、水晶头骨、复活节岛石像……这许许多多古代文明之谜，背后都包含着‘技术死亡’这个答案在内。古人建造它们时运用的技术，到今天已经消亡了许多年、许多代。我们的惊叹与迷惑，其实应该送给时间这位女神。”

幽静的灯光、柔和的音乐、塑料装饰植物艳丽的色彩、服务生轻巧的、职业的脚步，合力打造出一种现代的气息。尤其是那浓郁的咖啡香味和奶脂香味，浓缩了时尚的精华在里面。这里是一家连锁咖啡厅，是钻木取火的山顶洞人永远梦不到的地方。

廖铮也喜欢这样的地方。每次，当她准备新一次探险，要把自己投入大自然怀抱前，都喜欢到文明社会最最时尚的场所去放松。时尚的小资情调，野蛮的原始风貌，在她的内心里自然地融合着。

晚上，谭松做东，请廖铮来喝咖啡。两个人这才第一次见面。不过在这之前已经通了许多次电子邮件。廖铮并未寄过自己的照片。谭松之所以总觉得廖铮面熟，是因为廖铮乃是典型的公众人物，照片经常见于媒体。而他没有第一眼就认出来，是因为那些照片多少有些修饰。廖铮的相貌比照片上更有棱角，更男性化，体格也更像运动员，但个头并不像照片显示得那么高大，身材满有南方女子的特点。

十几年前，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廖铮来到一家名叫《神秘世界》的杂志社。《神秘世界》原本是一家纯粹的科普杂志，因为只登科普文章缺乏市场，财政断粮后几乎关门。结果改为一家专登各种“神秘事件”的刊物。这类刊物虽有些市场，但早已有其他成

名刊物压在头顶上,《神秘世界》换到这个办刊方向上,也不过以后来者身份,勉强维持而已。

坐在编辑室里,廖铮看厌了那些东拼西凑,毫无事实根据的来稿,心里颇为不屑。后来,她收到一份有关“神秘地质异常区”的来稿,便自掏腰包前去调查,最终证明那只是周围环境造成的错觉。结果,她的实地调查文章大受欢迎。廖铮受此鼓舞,再加上自小喜欢探险,于是主动离开舒适的编辑岗位,成为杂志社惟一的特派记者。廖铮以读者来信为线索,专门调查种种神秘事件的真伪。她的专栏文章一举成名,既支撑起《神秘世界》,又使自己获得成功。

那以后,廖铮又离开杂志社,成为专业探险家和自由撰稿人。如今,廖铮已经踏遍五洲四洋,走过千山万水。大名鼎鼎,甚至被国际媒体称为“当今世界七大探险家”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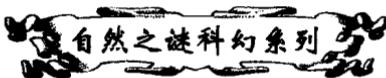
虽然事业有成,但廖铮总觉得自己出身文科,在科学知识方面有欠缺,所以经常向专业科学家请教。她与谭松结识,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。

“白天你表演钻木取火,如果改用松木,效果会出现得更快。”话题便从这个“技术化石”展开来。廖铮很内行地说道:“松木水分少,油脂多。”

“哦?你也会钻木取火?”谭松大为惊讶。

“探险活动中必备的技术。”廖铮点点头,“我们随时准备面对原始先民面对的一切。”

“呵呵,好呀。不过,你来北京是要探险吗?”谭松打趣道,“这里没有大自然,要说有什么险的话,只有商场比较险恶哟。”



“呵呵，那个险我不熟悉。”廖铮笑道，“我是来巴尔维亚使馆办签证的，马上就去那里，临时知道你有个讲座，就过来听听。”

“哦，巴尔维亚，好地方，人类最后的伊甸园。”谭松听到这个国名，赞叹一句，又敲了敲面前的咖啡杯，“其实，从这间屋子里，就能闻到巴尔维亚的气味。这就是那里出产的咖啡，酸味少，很柔和。以前，巴西咖啡畅销世界市场。后来有几年巴西霜冻，咖啡大量减产，巴尔维亚的咖啡就挤占进来了。”

他们正坐在一家台湾品牌的咖啡厅里，喝着万里之外的巴尔维亚咖啡。看来，那个“人类最后的伊甸园”，也已经裹进全球化的浪潮中。

“巴尔维亚……巴尔维亚……你这次去，该不是要看姆大陆遗址吧。”谭松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，“那东西和《神秘世界》风格很近的。”

“我这次就是去看看它！”廖铮读出了谭松脸上的不屑。当然，那并不是针对她，而是针对她要看的东西。

大约两年前，在巴尔维亚独立国西部高地省霍瓦特镇附近一处密林里，发现了规模很大的远古石建筑遗址。在巴尔维亚所处的伊利安岛上，公元前八千年就有人类活动。不过，由于没有很辉煌的古代文明，一向不是考古学家研究的重点。巴尔维亚国内考古学家更是寥若晨星。本来那只是报章边角的一个小消息，却不想被一个万里之遥的人看中。那人就是被列为“世界七大探险家”之首的西班牙人何塞·波尔蒂略。

在“世界七大探险家”中，既有像宇川左健这样完全回避媒体的

隐士，也有像廖铮这样与媒体联系密切的自由撰稿人。但若论起抛头露面的深度和广度，谁都无法和波尔蒂略相比。此人出道以来，专攻所谓“超自然未解之谜”。一年能够出版几本书，并且都成为世界级畅销书。本人更屡屡在世界级媒体上成为嘉宾。50位当代最有学术地位的历史学家合在一起，名气恐怕都不及他一人响亮。在此人出道前久久未有增加的“超自然之谜”名单，被他一举丰富了许多。像“越南石阵之谜”、“西藏金字塔亲历”、“中国中原地洞之谜”、“恐龙人古文明之谜”、“海猿之谜”等，都是由波尔蒂略最先提出，被好事人传扬出去，最终给各国大众在茶余饭后增加了许多谈资。

与其他爱好“超自然之谜”的迷狂分子不同，波尔蒂略出身考古学专业，拥有扎实的学术功底。所以，他不像一般痴迷者，对有关古籍一味信从，而是为我所用，任意剪辑。在所谓“姆大陆之谜”上，他这个原则尤为突出。十年前，波尔蒂略就在一本书中认定，姆大陆文明确实存在过，只是它没有像当年乔治瓦特记录得那么庞大，而是太平洋上一个先进的岛屿文明。

波尔蒂略认为，古人没有现代人严格的数学意识和档案记录原则，经常以夸张的手法，渲染自己的感受，或表现自己的虔诚，或吸引读者的注意。所以，“姆大陆”极可能是赤道附近的一个岛屿，他们的辉煌和财富虽然都被夸大，但确实存在过。波尔蒂略还论证说：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文明早期，只有像赤道那样物产富饶之处，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，养育出最原始的文明。后来，随着粮食生产能力的发展，文明核心扩张到温带，才出现了四大文明古国。所以，人类最早的文明极有可能产生于赤道上。

正因为事先有此推论，“霍瓦特遗址”现身后，波尔蒂略立刻亲自去考察，在丛林深处呆了足足两个月。回到欧洲后，便出版了惊世之作——《文明之母终于揭开面纱》，此书在全世界重炒起“沉没的姆大陆”这碗冷饭。全书用大量真伪莫辨的材料证明两个主题，一是认定“姆文明”确实存在，“霍瓦特遗址”就属于姆文明。二是认定现在的巴尔维亚人就是“姆族人”的直系后代！

波尔蒂略在书中附有大量模糊不清的照片，其中有一批刻有象形文字的石板。这些文字兼有古代印加、中国、印度各类象形文字特征，但自成一体。波尔蒂略称，这些石板嵌于遗址各处，而他已经完全破译出来。这些文字都说明了姆文明的存在，而“霍瓦特遗址”是姆族人的一个公共会议中心。另外，还有一批照片，照的是几尊石像，神、人、兽像均有。它们既能够印证姆文明传说，又恰好与后世各主要文明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。

不过，这两个结论问世以来，从未得到过学术界承认。知道此人历史的学者或者一笑了之，或者立刻表示质疑。有的考古学家发现，根据那些清晰度不高的照片，确实能证明波尔蒂略所称的破译结果。那些石板文字的内容有圣歌、帝王颂歌、宗教仪式规范、姆族人海外殖民地向本土的祝词等，系统而全面。然而，他却没有带回一件样品！对此，波尔蒂略的回答很干脆：巴尔维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文化遗产，禁止将1960年以前产生的石制品带出国境。法律条文摆在那里，无可争议。

波尔蒂略与众不同之处，在于他出道以来一直特立独行，虽然很在意大众媒体对他的看法，却根本不关心学术界是否承认他。在

他心目中，影响力孰轻孰重早有称量。几十个语言的译本，几千万读者，无数次在各国电视节目上侃侃而谈，都是波尔蒂略骄傲的资本。“我一生所有著作的读者加在一起，估计都不可能超过他随便哪一本书的读者数量。”谭松曾经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向廖铮发过这样的感慨。而在几乎每本书和每次访谈里面，波尔蒂略都不忘挖苦、抨击一下“走入穷途末路的现代科学”。可以想见，这么一个人在学术界会有怎样的声誉。

“这次是你自己主动要求？还是有人邀请你去考察？”谭松一边用小匙搅动咖啡，一边问道。

“波尔蒂略直接邀请我去。”廖铮回答道，“本来，所谓世界七大探险家，只是好事记者给的封号，为了炒作起来方便，不是什么正式组织。这次，波尔蒂略却把邀请信发给了另外六个人，要大家一起探索霍瓦特遗址。”

“但没有邀请一个专业考古学家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似乎一个都没有邀请。”

谭松摊了摊手。“我说一句话，不怕你不爱听。你的工作价值，恐怕更在于作读者大众的眼睛，代他们去看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。至于专业科学考察，你毕竟不是内行。波尔蒂略这么做，明摆着是要你们为他捧场的。你们几位探险家都同意了？”

“他们都接受邀请。”廖铮呷了一口咖啡，“你这个猜测我也有，我估计那五位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不过，他们不接受邀请，可能还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给波尔蒂略增添人气指数。毕竟大家都是公众人物。而我接受邀请，是因为我想看看霍瓦特遗址到底是什么。”

“唔？”谭松不解地望着她。廖铮打开笔记本电脑，调出一张图片。那是几尊背景不清的石像。长长的脸，严肃的表情，头顶上戴着石冠，和复活节岛上的石像惊人地类似。这些照片下载于波尔蒂略的个人网站。

“就算是女人的直觉吧，这些图片对我很震撼。你瞧，它们好像在望着我，透过一层雾，时间之雾。眼神那么忧郁、苍凉，我觉得，它好像要对我说什么。要我马上去听，去听……”

谭松望着那图片，点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这样更多地是出于礼貌。他还不善于体会廖铮那艺术家的思维方式。廖铮似乎也意识到这点，干脆转了话题。“恕我直言，霍瓦特遗址已经出土两年了，又有波尔蒂略这种规模的炒作，可算是广为人知。为什么专业考古学界却没有人想去看看？”

“不是没有。听说日本和德国的一些考古学团队提出过申请，有的还准备作航空考古^①。但这些申请都被巴尔维亚旅游促进局回绝了！另外——”谭松注意了一下词句，毕竟两个人还是头一次见面，而这个话题又有些尖锐。

“学术界的主流人士也是不愿意趟这种混水。那样做，会被同行视为出风头，赶时髦。要知道，学术界研究什么，不研究什么，其实是有传统的，不怎么受时尚风潮的影响。”

“这些学术传统，不包括姆大陆这类的谜？”

“是的。我觉得，这个课题更适合波尔蒂略，他不是冯·丹尼肯第二嘛。”谭松一时搞不清廖铮的真实态度，只好借谈那个西班牙人来表明自己的看法。上世纪 70 年代，瑞士人冯·丹尼肯以《众神之